

六十楼的土土土*

汤汤

我每天都在寻找，瞳孔里开着烟灰色花朵的人。

瞳孔里的花，小小的，灰灰的，有五个花瓣，或者六个花瓣——只是大多数人都看不见哦。

我是谁？你不可能猜得到。

我假装成一个人，住在城市的六十楼。我姓“土”，名“土土”，所以我叫做“土土土”。我喜欢这个名字。

有的时候，黄昏会特别美丽，这个时候我比较容易忧伤，我站在六十层的露台上，扯着嗓子喊“土土土——”，然后又扯着嗓子答应“哎——”其实就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9031815/http://www.dfetwx.com/article.php?id=1539>

算我扯着嗓子，声音也是又哑又轻的。而且，一天比一天哑，一天比一天轻。

但我会继续呼唤，因为我喜欢它，虽然它不是我原来的名字。

更美妙的事情是，呼唤之后，我的眼前会出现大片大片的土地，开着花儿，长着草儿。我知道那是幻觉，我喜欢这种幻觉。
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不适合住在城市。只要走在硬邦邦的水泥路上，我就不断地摔跟头。嘴啃泥式、四脚朝天式，屁股落地式，头部着陆式……称得上千姿百态呢。

我更知道，适合我居住的，是在很远很远的乡下，是到处能踩到泥土的地方。可是，我住这里的年头已经很不短了，我是个重感情的人，我舍不得走。更何况，还有一件事情，等着我去做。

唉，这儿，这儿原来真不是这样的。

它曾经像一片巨大的桃树叶子一样，憩在两条小小的河流之间。我用我的脚仔仔细细丈量过，长 22007 步，宽 2207 步，没错，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。我对这里熟稔得像对自己长长的胡须，庄稼地啊，村庄啊，花呀，草呀，树呀，爱扭屁股的蛇啊，热情洋溢的青蛙啊……不喝一口水我也能说上十天十夜。

当然有谁愿意听我说这些呢？人们压根儿没有时间留恋过去。

再说我的胡子，已经被我雪藏了十几年。

就好像曾经到处都是的柔软芬芳的泥土，被这个城市雪藏了十几年一样。

高楼和水泥路似乎是一夜间侵吞了这里。我只记得当时的手足无措和目瞪口呆，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我则像一阵受惊的北风。

我是想过离开，可是舍不得。虽然它陌生得常让我悲从中来。

我有一个布口袋，以前用来装馒头，现在我用它来装泥土。

我有一个露台，直走 68 步，横走 24 步，丁点儿大吧。我给它铺上泥土。

我朝着东、西、南、北不同的方向，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背回一袋一袋的泥土。不同地方的泥土有不同的颜色，乌油油的黑土，晚霞般的红土，雪一样皎洁的白土，还有茄子紫的，橙子黄的，咖啡色的，绿茶色的……不同时候的泥土有不同的味道，春天是蜂蜜味，夏天是薄荷味，秋天是甜橙味，冬天是糍粑的味道。

当露台上的泥土铺到十厘米厚时，我在上面种了番薯。土太薄，番薯长不大，藤也瘦巴巴的。

做这点事儿，就花了我整整三年的时间。

第四年，我开始寻找，瞳孔里开着烟灰色花朵的人。

从六十楼下来，马不停蹄也需要两天时间。我不会坐电梯，我害怕。别问我为什么害怕，害怕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的双脚永远也适应不了踩着水泥地走路的感觉，一不留神，就摔个跟头。所以每一步我都走得很小心很小心。

我遇到的第一个瞳孔里开着烟灰色花朵的人，是一个男子，他的皮鞋很亮很亮，亮得能映出 100 层之高的楼顶。我走上去，拦住他的路。他不满地瞪我一眼，侧侧身子想擦肩而过，我追上他，又把他拦住。

“我们认识吗？”他皱着眉头叫道。

“不认识。”我微笑着说，右手插在口袋里，紧紧抓着一把土。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叫土土土。”与此同时，我的手从口袋里抽出，摊开手掌，对着他的脸，狠狠地吹了几口气。“呼呼”飞起的土顿时迷住了他的眼睛。

他没办法说完要说的话，半秒之内，变成了一条蚯蚓，匍匐在冷冰冰的地上颤栗。我捡起他，放进口袋。

没错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瞳孔里开着烟灰色花朵的人，把他们变成蚯蚓，让他们和泥土在一起。

只是这种寻找不太令人愉快。

因为我总是摔跟头。我把鼻子摔扁了，还摔飞了两颗门牙。我的屁股之所以一边高一边低，也是摔的。每次我以不同的姿势和水泥地面亲吻的时候，周围爆发出的笑声，就像大小不一的冰雹“叭叭”落在

瓦片上。

几百年前，不，就算是十几年前，我并不是这么笨拙的。我能走得风一样快。我的脚踩着泥土的时候，比鸟儿都轻盈。

我把这些蚯蚓带到我的露台上。爬到六十楼，马不停蹄地需要两天时间。我不坐电梯，据说那只是几秒钟的事情，但是我害怕。

我把蚯蚓们一条一条放到“番薯地”里。他们一碰到土，毫无例外地，弓着身子就往土里钻去，一会儿全看不见了。我拍拍手，久久地微笑。我知道他们或者不停地睡觉，或者不停地挖洞，这些对他们都有好处。

我离不开泥土。

可是我已经离开了十几年。

城市零零星星的花坛里有土，我的露台上也有土，对于我来说，它们连杯水车薪都不是。我总是口渴

，大口大口地喝水，还是渴得厉害。我知道我需要的不是水，而是大片大片的泥土。

当这里还是大片大片泥土的时候，我常常仰面躺在泥土上，一躺就是几天几夜，全身被温暖、湿润和芳香所包围……一想到这些，巨大的幸福和悲伤便狠狠冲击着我的眼睛，大滴大滴地落泪。

泥土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很多人已经忘却。

我的身体，因为太久太久没有亲近泥土，正一天一天地衰弱和枯萎。曾经我有一把发亮的胡子，因为掉得太凶，被我剪了，用一块蓝印花布包着放在衣柜的最底层。

我打算，等找到所有瞳孔里开着烟灰色花朵的人后，就带着我的胡子离开这座城市。再舍不得也得离开。

几天之后，“番薯地”里的蚯蚓一条接一条

钻出来。

他们从土里一探出脑袋，就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那个男子的皮鞋依旧很亮很亮，惟有瞳孔里烟灰色的花朵消失了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他们互相询问。

问不出什么结果，他们目光终于聚焦到我身上，“我们，好像，哪里见过？”

“我叫土土土。”我微笑着点头。

“哦——”拖得长长的声音，不住点着的下巴，也许是真想起来了吧。

接着就会听到他们开心地大叫：

“感觉真舒服啊，好像泡了个热水澡！”

“全身轻松啊，好像卸下了很多担子！”

“呼吸也通畅多了，心情明媚得像春天的阳光！”

“……”

呵呵，我做到了，我对自己笑了笑。

接着，他们就抓住我的袖子，一个劲儿地问我是怎么回事。

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得懂，我说，太久没有亲近泥土的人，瞳孔里会开出烟灰色的花朵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烟灰色的花朵？我们可从来没有见过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看不到。”

“看不到？那只有你能看到？”

我说：“也许吧。但是你们自己一定能感觉到，是——那种很深的疲惫和迷茫。”

“哦——”拖得长长的声音，不住点着的下巴，也许是懂了吧。

他们向我表示感谢，亲热地和我拥抱。然后满脸阳光，身体轻盈地离开，有的人还唱着歌儿。而我又下楼去……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不停歇地寻找着瞳孔里盛开着烟灰色花朵的人，可是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了

而且，好像还越来越多。

我不得不一年一年地推迟着我离开的时间。

我不断地摔跟头，最多的一天，摔了八百七十二个，嘴啃泥式、四脚朝天式，屁股落地式，头部着陆式……用了两百十六种姿势，其中有六个姿势比舞

蹈家还优美一百倍。

有一件事情令人愉快，现在我只要一合上眼睛，哪怕是摔倒在地时一刹那的晕眩，我就会做起梦来，梦见大片大片的泥土啊，开着花的，长着草的。我的脸、我的身体、我的胳膊、我的腿、我的每一个手指头、每一个脚丫丫，都紧紧依偎着它们，慢慢地活泛、舒展，充满活力。

有一天，那个穿着很亮很亮皮鞋的男子竟然找上门来。

他焦虑地说：“土土土，我的瞳孔里是不是又开出了烟灰色的花朵？”

没错，是六个花瓣的。我点点头。

他说：“难怪啊，总是累总是困总是不开心。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土，迷住他的眼睛，他又

变成了一条蚯蚓。过了几日，他一身轻松地离去，临走之前，他对我说：“土土土，你的眼睛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呢。”

我的心“咯瞪”一下，我打了盆水，对着它看我的眼睛——瞳孔里正怒放着一朵烟灰色的花。我摇头对自己笑。

后来，我便疲惫得下不了楼了。

我知道，我的日子到了。我已没有力气离开这座城市。

那天正是惊蛰，春雷隆隆地响个不停。我吃下一把泥土，变成了一条蚯蚓。正要往土里钻的时候，听到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，听到很多人在喊：

“土土土，就住在这里！”

“土土土，开开门啊！”

“土土土，我的眼睛里一定开出烟灰色的花朵啦。”

“土土土，帮帮我！”

我往土里钻去，钻去，多么温暖湿润的泥土啊。我的眼睛睁不开了，我的身体不听自己使唤了。作为一个上千岁的土地公公来说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没错，我原来的名字叫做土地公公，庇佑这方土地曾经是我的使命。可是自从柔软芬芳的“桃树叶子”变得冰冷坚硬，我就力不从心了。现在我太累了，我要睡了。我不知道我要睡多久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醒来。

对不起哦！

土土土要睡了。